

“中霤，犹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孔颖达疏：“古者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霤。愚谓季夏祀中霤者，以其居室之中而配乎土也。”<sup>〔1〕</sup>《释名·释宫室》：“中央曰中霤，古者覆穴后室之霤，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处也。”<sup>〔2〕</sup>

“中霤”一词不仅指室中央，而且还代指土神。《吕氏春秋·季夏纪》“其祀中霤”，高诱注：“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sup>〔3〕</sup>《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孔颖达云：“中霤，谓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诸侯之国，主祭土神于社。……愚谓中霤者，宫内之土神也，一家之中以为主；社者，境内之土神也，一国之中以为主。主，谓家、国之所依以为主也。”<sup>〔4〕</sup>

从上述文献来看，“中霤”在古代居室空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表示室内的中央位置，而且还代指土神。“中霤”这一空间概念，与刘庆柱先生提出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sup>〔5〕</sup>。两者分别从微观、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中”的重视程度。深藏幽冥的地下墓葬建筑模仿阳间的建筑布局，阴宅仿阳宅，陵墓若都邑，这是探寻墓葬建筑特点及规律的一条有效途径，亦即《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所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sup>〔6〕</sup>

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的兽形柱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特殊，既位于整个墓室的中轴线上，又处于前堂、后室之间的中心，亦即文献提及的“中霤”。独特的“居中”位置，决定了其在墓室内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柱上塑造的怪兽性质应是“镇墓兽”<sup>〔7〕</sup>。兽形柱的功能恰如山东苍山画像石墓题记所云“主守中霤辟邪央（殃）”，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

## （二）大英人像柱的性质与功能解析

通过以上对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兽形柱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此类砖柱所在的原始出土环境及其性质、功能，再来探讨大英人像柱的同类问题。两者高度近似，前者高120厘米，后者高114厘米。若将大英人像柱还原至墓室空间内的话，其位置也应该处于墓室的中心，即文献所云“中霤”。

〔1〕（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六《月令第六之二》，页463，中华书局，2007年。

〔2〕（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释宫室》页181，中华书局，2008年。

〔3〕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页134，中华书局，2009年。

〔4〕前揭《礼记集解》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之一》，页686。

〔5〕刘庆柱：《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光明日报》2019年8月17日第10版。

〔6〕前揭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〇《孟冬纪·安死》，页224。

〔7〕洛阳古墓博物馆编：《洛阳古墓博物馆》页27，朝华出版社，1987年。

## 1. 大英人像柱的性质

结合大英人像柱的形制特征及历史文献记载,初步推断砖柱上的人像应是“顛头”,亦称“魁头”、“俱头”、“旗头”。所见最早记述为《说文解字》。《说文·页部》:“顛,丑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顛头。”<sup>〔1〕</sup>段玉裁注:“此举汉事以为证也。……按魁、顛字同,头大,故从页也,亦作颯。《灵光殿赋》‘侏顛猓以雕吹’李注:顛猓,大首也。今本作欺猓,盖误。”<sup>〔2〕</sup>《广雅·释诂》:“顛,丑也。”王念孙疏证:“媿、欺、顛、俱、魁,五字并同义。”<sup>〔3〕</sup>正字当作顛。

《说文》所说的“顛”与“丑”意同,即凶恶、邪恶之意。《说文》云“逐疫”,是指古人在腊月禳祭、驱逐疫鬼的活动。《续汉书·礼仪志中》:“先腊一日,大雩,谓之逐疫。”刘昭注引《汉旧仪》:“颡项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蚺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沓庾),善惊人小儿。”<sup>〔4〕</sup>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归纳“顛头”特点:一是头大,二是丑恶,三是指古时打鬼驱疫时扮神者所戴一种相貌丑恶的面具,可以存亡人魂气。《北堂书钞》引汉应劭《风俗通》:“俗说人死魂气飞扬,故作旗头以存之,言头体魁盛大也。”<sup>〔5〕</sup>《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与其略有不同:“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魁头以存之,言头体魁然盛大也。或谓魁头为触圻,殊方语也。”<sup>〔6〕</sup>大英砖柱上的人像特点,与这些文献所载基本吻合。一是头部硕大,身形矮小;二是面部丑恶,狰狞可憎;三是脸庞方正,头戴面具,所以将其性质定为具有驱逐疫鬼、存亡人魂气功能的“顛头”。

人像柱在墓室中所处位置,有可能位于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下,即山东苍山东汉画像石墓题记所云“主守中闾辟邪央(殃)”。后室为逝者躯体与灵魂的寄居之所,隔墙下砖柱与后室相邻,柱上人像所处位置便于存亡人魂气。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亦称“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收藏两件人像柱,其中一件人像柱上有四字阴刻篆书铭文“天下康宁”〔图二十二〕,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汉代人在墓室内树立人像砖柱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普天下民众甚至包括亡人魂魄,皆能够康乐、安宁。与其铭文部分相同的瓦当,有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8件西汉晚期十二字铭文瓦当〔图二十三〕<sup>〔7〕</sup>。这些考古发掘品亦为传世人像柱的年代上限提供了旁证材料。

〔1〕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九上,页184,中华书局,1985年。

〔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九篇上《页部》,页4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 (清)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卷二下《释诂》,页2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续汉书》志五《礼仪志中》,页3127-3128,中华书局,1965年。

〔5〕 (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卷九二《礼仪部一三·葬三二》,页348,中国书店,1989年。

〔6〕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五二《礼仪部三一·方相》,页2501,中华书局,1963年。

〔7〕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页64-65,图版四〇:1、2。“维天降灵”十二字瓦当,边轮内饰凸弦纹一周,当面纵向排列三行阳文篆书,合读为:“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图二十二〕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藏人像柱及柱上铭文  
Kate Lingley摄影 徐津供图  
1. 两件人像柱 2. 左侧柱上铭文



1



2

〔图二十三〕陕西西安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十二字铭文瓦当及拓本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 页64, 图三三:1, 图版四〇:1,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 2. 大英人像柱的双重功能

从物质层面来说, 作为墓室内的建筑构件, 大英人像柱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 它可以承托位于其上部的砖墙, 如同洛阳涧河西岸东汉墓M14隔墙下部兽形柱所起的作用。从今天河南地区出土的汉代建筑模型明器资料来看, 在当时的一些建筑上也有采用人像柱的做法。1954年, 淮阳县九女冢村采集到一座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上面两层四角立有两两并立的裸体人形柱<sup>〔1〕</sup>。1968年, 浙川县李官桥东堂村出土一座东汉中晚期四层绿釉陶百戏楼。在第二层楼体正面台口两侧各有一扁柱, 柱子下部塑出五官夸张、清晰的兽面纹, 其上部塑出男童形象, 半蹲半跪, 双手上托斗拱承四阿顶<sup>〔2〕</sup>。1977年, 项城县老城邮电所院清理一座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出土三座三层绿釉陶楼。其中, 两座陶楼以装饰有兽面的扁柱承托斗拱、抬梁, 另有一座百戏楼底层镂窗上部饰有两个凸鼻大眼的兽面纹, 下部塑出一个同样面目奇特的兽面纹<sup>〔3〕</sup>。西平县寺后张东南

〔1〕 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 页63, 图版四二; 张勇:《人形柱陶楼定名与年代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2〕 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 页69, 图版四六; 张西焕、王玉娥:《浙川县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戏楼》,《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3〕 前揭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 页60—61、72—75, 图版四〇、四八、四九;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项城老城汉墓出土陶楼》,《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出土一座与浙川陶楼形制、结构类似的百戏楼，也有两根上为男童、下为兽面纹的扁柱〔图二十四〕<sup>〔1〕</sup>。西平县属于漯河地区，距离周口地区的西华、项城两县较近，两汉时期应该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由此推测无论地面建筑，还是地下墓室，皆有使用人像柱的做法。

就精神层面而言，人像柱具有镇墓降鬼、趋吉辟邪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双龙衔尾纹、飞鸟纹可能蕴含着一定含义。该柱下部画像砖上双龙衔尾纹，或许有希冀子孙后代繁衍不断、绵延不息之意。龙尾不仅指龙的尾巴，而且也是星宿名，即作为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因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之末，故称“龙尾”。《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司马贞《索隐》引宋均云：“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为后宫之场也。”张守节正义：“尾，箕。……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三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叙而多子。”<sup>〔2〕</sup>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封禅》：“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sup>〔3〕</sup>由此可知，不论是龙尾，还是狐尾，均有后宫繁衍子嗣、后代昌盛的象征意义。

与上述记载相反的一个例证，是东汉永和六年（141）日蚀于龙尾，被认为是子嗣不兴盛的征兆。《续汉书·五行志六》：永和“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后宫，继嗣之宫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sup>〔4〕</sup>。

在大英砖柱人像肚脐眼处，基本位于整个人像柱的中心位置上，模印一圆形飞鸟纹，在人像柱两侧印有两列飞鸟纹。与其相似的纹饰，见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河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墓门上<sup>〔5〕</sup>。河南新郑出土汉代画像砖方形外框内，亦饰以飞鸟纹〔图二十五〕<sup>〔6〕</sup>。此类飞鸟纹应该是传说中具有降妖伏魅功能的重明鸟，《拾遗记·唐尧》载<sup>〔7〕</sup>：

〔图二十四〕河南西平县寺后张东南出土陶楼  
采自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  
页70，图版四七，大象出版社，2002年



〔图二十五〕河南新郑出土汉代画像砖上的飞鸟纹拓本  
采自薛文灿、刘松根编：《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  
页11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 前掲《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页70—71，图版四七。  
〔2〕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298，中华书局，1975年。  
〔3〕 （汉）班固撰：《白虎通义》卷下《德论下·封禅》，收入《白虎通义（外十三种）》页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 《续汉书》志一八《五行志六》，页3367。  
〔5〕 据徐津博士提供的图片资料。  
〔6〕 薛文灿、刘松根编：《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页11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7〕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一“唐尧”条，页24，中华书局，1981年。

尧在位七十年。……有祗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贻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象也。

这种神鸟形状如鸡，双睛突出于外。虽然羽毛脱落，但仍能以肉翼飞翔。其神异之处在于“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所以，人们用不同材质“为此鸟之状”，以退却魑魅丑类，驱魔降妖的功能由此可见。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阳纹飞鸟，呈现出的就是一只鸟展翅飞翔的形象。鸟首略呈桃形，头部两侧各饰以两条十字交叉的短直线。身体两侧各用三条直线或弧线代表羽翼，它所刻划的正是文献中“肉翮而飞”的状态。

## 四 结语

本文想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人像柱的年代。以往说法为东汉，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参照考古发掘品、征集品资料，提出人像柱年代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二是人像柱的出土时间地点。对于其出土时间的推测，一种可能为1897至1905年修筑京汉铁路时期；另一种可能是出土时间不可详考，但被古董商人收集，销往海外，至迟于20世纪40年代初流失英国。旧说这件人像柱发现于河南郑州，今经细致考证，应该是出土于河南中部的周口、许昌一带。三是大英人像柱的性质、功能。人像部分应该是文献记述中的“顛头”，砖柱则具有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山东、江苏等地发掘的汉画像石墓中，发现一些仿木石柱<sup>①</sup>，尤其是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中轴线上的三件石质人像瑞兽柱雕刻精美，人物、瑞兽形象众多<sup>②</sup>，颇具代表性。曾有建筑史学者提出：“目前已见较完整的汉代楹柱都是石质的，此类仿木构件，大多见于石墓或崖墓。”<sup>③</sup>通过对大英人像柱及其他汉代画像砖柱资料的梳理，弥补了前人认识的不足，即汉墓中除了石柱之外，还有一些空心砖柱，它们在画像砖墓室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均发挥着一定作用，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内陈列的汉代文物，是向全世界宣传我国汉代物质文化的一个窗口。作为“明星”展品，这件人像柱在该馆展出的汉代文物中处于极其醒目的位置，它不仅是馆内展出汉代文物中体量最

---

① 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化管理局，1956年；泰安地区文物局：《泰安市大汶口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② 殷汝章：《山东安丘牟山水库发现大型石刻汉墓》，《文物》1960年第5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4期；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

③ 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页53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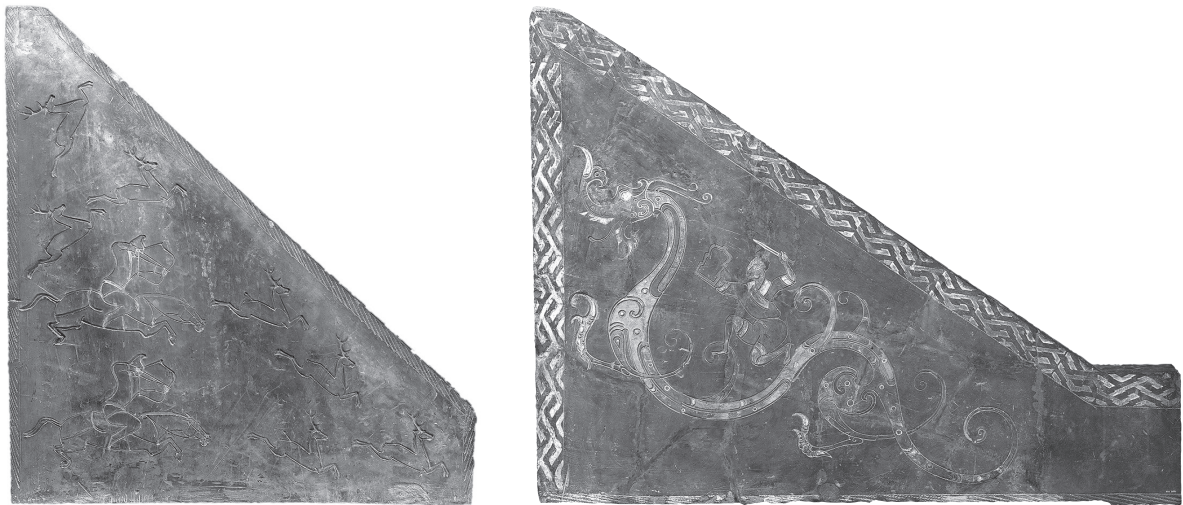
大的一件，而且也是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认为重要的汉代展品之一。对于该砖柱出土时地、性质及功能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深入发掘人像柱的历史价值，将为大英博物馆展览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也许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

附记：承蒙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徐婵菲女士、李波先生，河南博物院牛爱红、李宏女士，中国国家博物馆丁鹏勃、王方、王洪敏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杨志强先生、浙江农林大学杨絮飞先生、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美国纽约瓦萨学院助理教授徐津博士、夏威夷大学Kate Lingley博士的帮助，提供海内外的相关图像及参考资料，谨致谢忱。

2019年8月15日，笔者参加“第六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此文。巫鸿、郑岩、刘冠、陈亮及练春海等先生不吝赐教，或在研究思路方面给予启发，或补充相关资料信息，深表谢意。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



causes for the marks left on them ---- imprints at the mode's edge, overlapped pattern, broken lines and dislocated design, and above all, the broken-lined and dislocated pattern of the Dragon image on the rectangular and triangular brick tiles, reach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ragon reliefs are pressed with the same set of stamp-mode which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of varied size and shape and function.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the dragon stamping image covers three steps starting from the head, body, then to the tail.

**KEYWORDS:** the Western-Han intaglio pictorial hollow brick of Luoyang; faulty pattern; mode

---

### **On The Burial Context and Function of the Human-Shaped Intaglio Pictorial Hollow Brick in The Collection of British Museum**

Huo Hongwei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66 to 083.*

**ABSTRACT:** The piece of Chinese human-shaped intaglio pictorial hollow brick of the Han dynasty is judged by the research fellow of British Museum where it is housed to be unearthed in the city of Zhengzhou, Henan of China.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thesis reaches a different conclusion that it should originate in Zhoukou, Xu Chang which lie to south of Zhengzhou, date back to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Western Han to the early Eastern Han era, be unearthed arou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fter, then taken abroad to Britain in no later than 1940s. The human-shaped design is the symbol of the deceased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it works to support the wall and to ward off evil to ensure the dead to be rest in peace.

**KEYWORDS:** British Museum; the human-shaped intaglio pictorial hollow brick pillar; burial context and function; the late Western-Han to early Eastern-Han times